

鉴赏与收藏

一件经典面盆架

应敏明



周巨乐先生收藏的清代面盆架。

(应敏明供图)



中国的古人极重视盥洗沐浴,这不仅是卫生习惯,更是礼制的一部分。古代的盥洗沐浴分得很细致,《说文解字》云:“沐,灌发也;浴,洒身也;洗,洒足也;澡,洒手也。”洗头、洗身、洗脚、净手,都有不同的讲法。《礼记·内则》记载:“男女夙兴,沐浴衣服,具视朔食。”每逢重要日子,家中男女主人要早起,沐浴更衣,准备丰盛的膳食。

我小时候,家中还没有独立的卫生间,自然也不存在抽水马桶,但那时家家户户都有一个木质面盆架。这面盆架的主要功能是放搪瓷面盆、挂毛巾、搁肥皂。早晨起床或晚上睡觉,站在面盆架前洗一把脸,那是规定动作。光阴荏苒,伴随着“厕所革命”,面盆架早已退出人们的生活,要不是收藏家留住它们,这玩意没准已经绝迹。

面盆架关乎人的“脸面”,这就确立了它在家具中的地位。以前,用紫檀、黄花梨等名贵木材制作的面盆架,并不鲜见。各地的面盆架形制迥异,或三足、四足,或五足、六足,大多呈鼓架形,上端往往有一立屏,可折叠。宁波传统的面盆架有鲜明的地域特色,上端立屏,用来装饰和挂毛巾,下端则是一个小橱。这种独特式样或许跟宁波人的性格有关。宁波人务实,器物既要“中看”又要“中用”。多出一个橱,里面可以存放杂物,面盆架的实用性就大为增强。

宁波传统面盆架一种为清水皮壳,不施“粉黛”,凸显榿木、红木、花梨等优质木材的天然肌理;另一种髹朱金漆,朱砂打底,上头飞金,金碧辉煌。我见过不少明清时期的甬作面盆

架,其中精品当推甬上大藏家周巨乐先生的一件藏品。这件面盆架高1.9米,最宽处0.8米,上立屏,下六角小橱,系清中期作品。它的框架和雕刻部分采用榿木,橱门和抽屉,则是红木面板。榿木被公认为除黄花梨之外最具文人气质的木材。周先生收藏的这件面盆架,榿木取材于红榿树的下半部

分,材质密度高,花纹如行云流水。面盆架上端的立屏,全身满雕,精雕细刻,美不胜收。最上面中间位置雕了一只蝙蝠,两边云头各有一位高士,高士在松下或卧或坐,悠然闲适,身旁书童伺候。接下去左右各雕两个云头和合二仙、两颗白菜。两位神仙一副笑看人间的怡然自得状,一对白菜则是形态

饱满、生动逼真。立屏中间雕“藻梁观鱼”“仙人乘槎”等传统题材,两边雕的仕女、书生、花果等图案,寄寓了家庭和睦的美好愿望,反映出通达自在的处世态度。

诸多甬作面盆架因为上半部分满雕,下半部分全素,给人以头重脚轻的感觉,这件面盆架则不然,其下半部分为一只六角小柜,线条利落,造型端庄,朴素文气,不但没有被上面的精雕细刻夺走气势,反倒以稳重大方衬托了上面的立屏。整件面盆架比例协调,结构匀称,华美而不显臃肿。

细看整件面盆架,最奇特的要数中间两颗白菜。白菜在古时有特殊的寓意,除去“百财”的谐音,更因为白菜青白二色,蕴含清清白白的意思。由此可以推断,这件面盆架的主人很可能是一位官员,每天洗脸看见两颗白菜,就会对自己有一份清廉为官、清白做人的诫勉。

面盆架在早年虽是寻常之物,但材质、造型、雕刻、品相俱佳的珍品,能够完好留存下来的也是寥若晨星。这件面盆架能回到宁波收藏家手中,也是机缘巧合。几年前,一位宁波籍古玩商去英国参加拍卖,一天空闲时,他随英国友人去沿海小镇康沃尔圣艾夫斯做客,无意中见到了这件家乡宝器。只见它色泽金黄,包浆醇熟,贵气自华,便想尽办法将其购得。这件面盆架回国后,“惊艳”收藏圈。甬上收藏家周巨乐先生得悉后,曾数次前去商议,意欲收藏,最终如愿以偿。据周先生分析,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,宁波成为五个通商口岸之一,有大量品质精良的宁波器物出口到欧洲,这件面盆架很有可能就是那个年代漂洋过海去了英国。世上万物都有自己的命运,历经近两个世纪的漂泊,这件精美面盆架重归故里,想来也是冥冥之中的神奇安排。

老物件里藏着旧时光。遥想当年一位富家女子,春日凤兴,半瓢清水倒入锃亮铜盆,搁在面盆架上,波光映照瞳瞳散目,玉液驱散睡眼惺忪……闭目一想,便是一帧动人画面。

早年,一般家庭使用的面盆架。(资料图片)



佳作欣赏

奔腾

陈顺意 摄



春节档电影票房的火爆似乎还在昨日,突然又传来惊雷般的消息:3月15日发布的第93届奥斯卡金像奖入围名单里,代表中国香港“申奥”的《少年的你》被提名为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。记得上次华语电影获得这个奖项的提名,是在2003年3月14日,是张艺谋的《英雄》。《英雄》最终没能入选最佳。这些年奥斯卡在寻找故事的变奏,政治正确变得越来越重要,2018年《罗马》摘冠,2019年《寄生虫》摘冠——可以说现实题材的电影,一直吸引着奥斯卡的评委们。

冷眼旁观的校园欺凌者

《少年的你》几经撤档,先是从德国柏林电影节撤赛,又在前年6月27日被迫撤档,直到2019年10月25日才上映,个中原因恐怕主要是电影涉及了敏感的校园欺凌问题。尽管定档过程一波三折,但丝毫不影响其票房,首日票房过亿元,口碑迅速在社交平台发酵。这部残酷青春题材影片,对校园暴力现象的写实聚焦,像是一招制敌的擒拿格斗,以期快准狠地遏制欺凌者的招数。虽然一针见血,但这种方式直观地呈现出肢体的冲突、语言的侮辱等,它们全部隐藏在看似纯真善良的高中生笑容下。

全片以主观镜头,代入受害者的情境中。片头,陈念的同窗好友胡小蝶从喝酸奶到跳楼,到陈念用衣服将她的尸体盖上,观众虽没看到血腥的场面,但手机微信输入字体,以及对陈念的定格拍照,让陈念的声音一直压在心底。从画面特写,切换到近景,镜头仰拍俯拍调度,快剪的视听语言充满呈现出个体和集体的冲突。

胡小蝶死后的第二天,校园恢复平静,同学们有说有笑,仿佛惨案不曾发生,仿佛不堪欺凌而跳楼自杀的胡小蝶与他们无关。其后,陈念也没有向警察陈述胡小蝶受辱的情况,使得自己成为下一个被欺凌的对象。在她被欺凌后,和她一样成绩优异的男同学让她忍一忍,因为马上就要高考了。男同学认为胡小蝶太懦弱,让陈念不要被欺凌者所影响。旁观者的冷漠,或许是为了自保,但在无形中成了帮凶。校园暴力的可怕之处在于,旁



《少年的你》电影剧照

观者这一群体,他们有的应和,有的协助,更多的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。而陈念本人也曾是旁观者,胡小蝶自杀前曾向陈念倾诉:“她们一直欺负我,你们为什么不做点什

么?”因为从众心理的冷漠胆怯和无知少年的邪恶不自知,使得校园霸凌愈演愈烈。陈念的报警并未从根本上挖去施暴者内心的邪念,退学或者转校,只会加深对方的报复

心理。

青春电影中的写实主义

电影写实还原了中国人的“成人礼”高考,红色的横幅,仪式感的口号,等候的家长潮,开考前班主任的训诫,电脑快速阅卷等每个细节,都让人仿佛再次回到当年的特殊日子。电影对成绩压倒一切的教育体制提出了批判,好像每位学生都是高考机器的螺丝钉,似乎只要不影响高考,所有的恩怨情仇可以暂放一边。

电影中有些对话让人刻骨铭心,如女警质问陈念:“为什么不相信大人?”“为什么不找大人帮忙呢?”陈念的回答让人心酸:“跟你们说了,有用吗?”还有那句“从来没有一节课,教过我们如何成为大人”。电影围绕校园霸凌事件展开,成长是母题,但意义却远超公众对校园欺凌的认知,更是对“问题少年”的重新审视。第一层指的

是少年们要学会保护自己,第二层则延展到被保护的角色,提醒公众校园是干净的地方,别让它沾染暴力和戾气。

反观近年来“残酷青春”电影的脉络,从侯孝贤的《风柜来的人》,杨德昌的《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》,到姜文的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等,不仅呈现出成长的残酷,也折射出时代的阵痛。而2013年赵薇的《致青春》,凸显青春的主体性,其后《同桌的你》《匆匆那年》《左耳》《秘果》等,则呈现出套路化的剧情。当然,有些电影依旧延续写实的青春救赎,例如《狗十三》《悲伤逆流成河》《过春天》等。正如韩国的《蚯蚓》和日本的《第三度嫌疑人》,采用艺术魅力让孩子获得希望和勇气,坚信自己可以“活下去”,并且“活得更好”,《少年的你》这部现实主义作品的社会价值远大于艺术价值。电影从身体、心理、反抗三个不同阶段,渲染出灰色绝望的影像,叩问施暴者的人性缺失。

疫情改变了全球电影的生产格局,也打乱了奥斯卡的游戏规则。《少年的你》被提名有偶然,也有必然。因为从《英雄》到《少年的你》,中国故事的讲述方式和受众都在发生改变。中国电影人应该更遵从自己的内心发声,而不是一味地迎合奥斯卡。



读杂志长大的孩子

曲水

不知道现在的学龄儿童看不看杂志,反正我小时候是看的。父亲觉得既然背起书包进了校门,就是小小“读书人”了,多少得给我一点文学熏陶,于是替我订了本叫《星星诗刊》的杂志。懵懵懂懂间,觉得那短短的一行行字有些神秘。

在学校,老师要求订《小学生作文》。别人当写作的范文看,我则希望从里面找出一波三折的故事来。可孩子涂鸦,能写出什么跌宕起伏来呢?除了必订本《小学生作文》,家庭条件好些的同学还会订一份名为《少年文艺》的杂志。这本杂志就当时来说,那是相当高端的。譬如某位同学在大家心中很有文化,会被形容为“读《少年文艺》的人”!相比我们这些只会扒拉《小学生作文》的孩子,一种高下立现的感觉。我也想积极向上,就借《少年文艺》来看,觉得不过尔尔,无非多了几个不认识的字。

不久,我被市井刊物《故事会》吸引了。这本杂志,老师是不鼓励大家看的。在成人眼中,《故事会》发行量虽大,格调却不高,充其量是一青工读物。可我挺喜欢,原因也简单:小学生眼界窄,觉得此间故事别具一格。它是世俗的、烟火气的,甚至拨开烟火,你还会看到一些人世间丑恶、因果报应。就这样,我看着写满好人好事的杂志,也看着讲述尘世悲欢的杂志,慢慢成长。

小学升初中,初中升高中,循序渐进,翻过一些《读者》《女友》《意林》,都是软绵绵的文章,并不太喜欢。好在校门外有家书店可借杂志。因我无法从父母那边要来借阅书刊的押金,只能厚着脸皮,赖在人家店里蹭着看。看着看着和老板熟了,一问,知道我就住附近,老板便同意我把杂志带回家,但“约法两章”:保护着点,按时归还。那段时间,我看了不少杂志的合订本。后来此事被我妈知晓,硬生生将之拦腰截断。其实她倒不是担心影响我的成绩,是怕我看太多密密麻麻的小字,视力下降。

考上大学后,我经常握着自己连带室友们的一堆借书证,去校图书馆借书。馆里负责这块的老师是个面善心软的人,每次看到我都笑:你看得完这许多?我说我抓紧点,还行。老师说:本来按规定是不能使用他人证件借书的,但看你是真爱书,破例了。其实,我们那时刚从高中的文山题海中钻出来,又离开父母的管束,真好比雀鸟展翅飞出樊笼、锦鳞脱钩入大海,都忙着享受相对宽松自在的大学时光,像我这样埋头看书的学生确实不多。但我也没全看严肃文学,像《上影画报》《幽默大师》等娱乐杂志,同样翻得不亦乐乎。

参加工作后,自己赚钱了,于是出手“阔绰”地订了几本清一色的纯文学刊物《十月》《收获》《人民文学》。因为喜欢戏曲,也订过浙江省的《戏文》,并在上面发表过文章,然而随着戏曲市场花开荼靡,该杂志停刊了。那以后,开始断断续续订阅《读书》《书屋》《书城》,我想着:自己喜欢文史哲,那就凭爱好任性而观吧,这应该是最自由的阅读法,也是最快乐的阅读法。谁料我还是因才疏学浅而碰壁了。记得订了本考古类的刊物,看到裘锡圭先生的一篇文章,看得我简直怀疑人生——从头看到尾,一点没看懂。无奈,只能用“术业有专攻”来安慰自己,同时停止了这种缺乏自知之明的杂志阅读法。

一种观点认为:你成为什么样的人,在于你看了什么样的书。此话虽略显偏颇,倒也不是全无道理。按此推论,我所看过的那些杂志,肯定也为“我成为今天的‘我’”起了有一定作用。什么样的作用呢?我想主要还是一种对知识敬畏心态的养成。阅读会让你发现自己的渺小、无知,从而不敢狂妄、骄傲。因为即便达不到龚定庵所说“文字缘同骨肉深”的程度,起码有书相伴,内心会更丰盈些,不至于孤单无聊。

如今我不订杂志了。但就在上个月,得知茅盾文学奖得主陈彦先生完成了他的最新长篇《喜剧》,首发在《人民文学》2021年的二月号上,我赶紧在杂志微店上订了一本。看完后,发现只有前半部。文后预告说,后半部刊登于《当代》杂志2021年三月号上,于是又在《当代》微店上订了一本,如此终得全璧,让我一睹为快。所以啊,少年时代养成的习惯,会一直在你的生活中延续,我到底还是没有离开杂志啊!